



Final Exam
A Surgeon's Reflections on Mortality

自省 + 疗愈 = 生命的奇迹

最后的期末考

女外科医师的九堂生死课

[美] 陈葆琳 (Pauline W. Chen) ◎著 林义馨◎译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Final Exam
A Surgeon's



最后的期末考

女外科医师的九堂生死课

[美] 陈葆琳 (Pauline W. Chen) ◎著
林义馨◎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期末考 / (美) 陈葆琳著; 林义馨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7

书名原文: Final Exam: A Surgeon's Reflections on Mortality

ISBN 978-7-5086-2144-9

I. 最… II. ① 陈… ② 林… III. 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3542 号

FINAL EXAM by Pauline W. Chen

Copyright © 2007 by Pauline W. Che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and in Canada by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Toronto.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最后的期末考

ZUIHOU DE QIMOKAO

著 者: [美] 陈葆琳

译 者: 林义馨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4453

书 号: ISBN 978-7-5086-2144-9 / I · 133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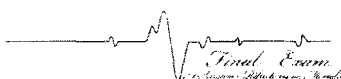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双亲，为了过去；
献给娜塔丽与艾莎贝尔，为了将来；
献给伍德，为了此时此地。

书中叙述的是真实故事。书中出现的几个人物，如艾莉卡、西莉亚、苏珊、哈森、朵云，以及我的家族成员，同意我使用他们的真名。至于其他人物，我改动了姓名与若干特征，以维护他们的隐私。



引言

电话那头的艾莉卡，仍是我记忆中大学时的清朗女高音。距离我们上次谈话已经过了近二十年——这中间隔着两个全套的住院医师训练、两场婚礼以及四个小孩——这位大学室友重新跟我联络上，有一部分是拜网络的便捷通讯所赐。那天午后，我接到艾莉卡的电子邮件，简短告知她父亲刚刚过世。“这让我想重拾过去的关系。”她这么写道。

艾莉卡的父亲是临床心理学家薛林格医师，我记得他。我们读医学院时，有个下午艾莉卡的双亲来访，艾莉卡用声音细弱的寝室音响播放汤米·多西的唱片。薛林格医师穿着藏青色开襟羊毛衫，老花眼镜压得低低的。只见他从我们的树脂红色沙发上起身，拉着艾莉卡的手，带领她随着旋律转身。他那酷似希区柯克的身影

轻盈地舞动着，在我看来，没有谁的爸爸会像那样跳舞。

电话中艾莉卡告诉我，去年她父亲诊断出罹患转移性胃癌。他试过几轮化学治疗，却造成肺部纤维化——这种病变会使肺脏僵硬、失去弹性，并导致慢性窒息。虽然薛林格医师卧病在床，连最轻微的动作都很吃力，他仍然对着艾莉卡八个月大的女儿轻声哼唱。小女孩随着歌声摆动身体，一句歌词还没唱完，血氧监视器便警铃大作，但薛林格医师置之不理，也不理会艾莉卡的劝说，仍然颤着音继续哼唱。

当呼吸吃力得令薛林格医师难以忍受时，他向女儿打手势，这时候他只求让自己舒服一点。尽管已经得知是晚期，薛林格医生对这个时刻却没有任何准备。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薛林格向当医生的女儿艾莉卡征询意见。他的医生没有一位到场，且是艾莉卡要求施打吗啡：她知道这药物会减轻父亲的痛苦，却也会抑制他的呼吸。

艾莉卡的父亲过世一个月后，她回忆起当时背负的责任，忍不住在电话那头哭泣。“你知道最后这几个月‘死亡’被提过几次？”她问。我猜不出来。任何受过一点医学训练的人都看得出，薛林格医师是胃癌晚期。

“一次，”她银铃般的声音颤抖着，“有位医师跟我们讨论过一次。除此之外，其他人都只提到怎么治疗我父亲。”艾莉卡停顿片刻，然后开口问道：“为什么我们在照顾濒死病人时做得那么差劲？”

二十年前申请医学院时，我相信自己即将拯救生命。就像

想象中的英雄那样，我与死神对峙并将之逼退，看着成群被我拯救的病人充满活力地回到我的办公室，开心地笑着，热烈地表达感谢之意。我没料到的是，有多少死亡会成为我工作的一部分。

在这个因拥有治愈能力而格外吸引人的职业中，鲜少有医学生冀望将来能照顾晚期病人。然而，在这个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终将死于慢性疾病的现代社会，医生已经成为生命最终的监护者，被托付引导着晚期病人及其家属走过通往终点的艰难路段。这种安慰与支持是大多数病人与家属十分期待的。对医生而言，在生命终点所提供的关怀与照顾，便是本书书名的意涵——最后的期末考。

遗憾的是，只有少数医生通过考验。

跟大多数的同事一样，我进入医学这一行时，对于该怎么照顾晚期病患，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在此之前，我几乎不曾接触过濒死病患，而且就像很多医生那样，对死亡抱着根深蒂固的反感。然而，在将近十五年的医学院课程与训练期间，我一再地面对死亡。我从许多老师及同僚处学到，面对自己的濒死病患时，必须将所有人类共有的情感抽离或压抑住，好像这么做会让我成为更好的医生。最初在大体^①解剖实验室接触死亡时，我便开始懂得“否定”与“抽离人性”的含义；而在日后繁杂的住院医师训练与执业期间，这种心态一再地加深、强化。

在学习并跟着仿效这些调适方法的过程中，我

① “大体”是解剖课上对捐赠作为解剖之用的遗体之尊称。——译者注

发现自己不断和扰人的矛盾念头搏斗，而这种不安的感受与日俱增：我无法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即将死去的朋友，无法忘怀年轻的病患者饱受折磨的死亡过程，甚至被要求将大体的骨盆锯成两半时，也无法忘却我与这具遗体的主人“同为人类”的念头。每当我接触死亡，这些短暂但极具威力的记忆便再度鲜活起来，终于令我深入思考为什么自己的恐惧与被训练养成的反应，到头来让我束手无策。当我承认这种逃避死亡的荒谬做法使我感到痛苦，我决定将自己从这些习得的反应中释放出来。从失去病人的痛苦中，我体会到：我可以做某些比治愈疾病更重要的事。我可以给病人及家属提供慰藉，并且敞开心胸接受他们回馈的宝贵人生功课。

本书集结了我面对死亡的经历。书中穿插着这十五年来临床实务的个人经验，并充实了我对医学教育及临终关怀等议题的想法。第一篇《生命的秘密》主要描写医学院时期有关死亡话题的教导，包括大体解剖、第一次急救与第一次宣告死亡。这些最早的经历往往让刚入门的医学生及实习医师在心理或情绪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面临某些临床医学中最困难——有些人认为是最骇人——的挑战。年轻医生从这些经验中学到的，将成为往后如何行医的基础。

第二篇《治疗的真相》则深入探讨了临床工作的核心，揭露出在实际行医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职业悖论是如何显现出来的以及它的长期性。医学有个本质上的矛盾：这一行的首要目标是照顾病患，但它同时刻意抹杀濒死之人的人格特质。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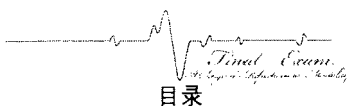
观察临床工作每日的节奏，你可以找到前后贯通的内在逻辑。那些看起来残忍的举动，比如刻意避开难以启齿的话题，或是对晚期病患者施予猛烈的治疗，对于在临床战壕中的步兵而言是完全合理的。这套逻辑使得改变几乎不可能，至少对进行实际工作的住院医师而言不可能。

最后一篇《临终之美》探讨的是，“改变”事实上是实际可行的。从每个医师执业的小范围到整个医界，“医生该怎样处理临终照护问题”已经有了转变，幅度虽小，但是充满希望。要达成这些改变，不仅仰赖严格评估我们的职业训练与体制，而且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并非不朽之躯，承认自己和病患拥有共同的人性。

而不论我们是不是医生，人生最艰难的功课可能便是面对自身的衰亡。就像弗洛伊德所言：“在潜意识中，我们每个人都确信自己强健不衰。”当我们日复一日地忙于日常事务时，几乎不可能想到生命是有限的。然而，唯有展开这些讨论，才能保证我们的病人以及所爱的人获得善终（不管每个人怎么定义“善终”）。弗洛伊德接着写道：

我们都记得这句老生常谈：欲求和平，必先备战。其可以改写成：意欲求生，必先知死。

为死亡作准备可能是人生所有考验中最艰难的一项，但只有通过这项考验，我们才能自在地走完一生。



目录

引言 // I

第一篇 生命的秘密

- 1 窃尸贼还是名医? // 003
- 2 死亡伟大而恣意 // 034
- 3 凌驾于生死之上的人 // 055

第二篇 治疗的真相

- 4 不为人知的医界成规 // 083
- 5 谁在为病亡者买单 // 102
- 6 袒露女子游戏 // 124

第三篇 临终之美

- 7 医生还是高级魔法师? // 145
- 8 很遗憾必须通知你…… // 167
- 9 “永生者”技艺 // 195

后记 // 217

致谢 // 223

Final Exam
A Surgeon's Reflections on Mortality

第一篇 生命的秘密

窃尸贼还是名医？

我的第一个病人，在我动手“伤害”她之前，已经死亡超过一年了。

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终于由预科医学生转为受过基础训练的医学生。那年夏末，从学校宿舍的窗口望出去，只见广阔的密歇根湖湖面散布着帆船点点，喘着气的跑步者闪动的身影沿着芝加哥这边的湖岸快步奔跑。尽管景色静谧，我却很少朝窗外看。我的心思完全被即将面临的大事占据——我和班上同学就要开始上人体解剖课了。

直到那年 9 月之前，我唯一一次看到死人的经历，是参加阿公（我都这么称呼外祖父）的葬礼。阿公于上个世纪在台湾偏僻乡间的农家长大。他只念完中学，但年届中年时，已经在台北最繁华的地区拥有一间珠宝店，并且将

五个子女抚养成人，让他们接受大学教育。虽然阿公在讲闽南语的环境里长大，却自己学会了国语和日语——这两种语言就如同德语、英语、法语般，跟闽南语是迥然不同的语言，隶属不同的语支^①。

母亲是阿公的第一个小孩，阿公毫不吝惜地对长女付出近乎盲目的父爱。身为母亲的大女儿，我也因为这个特殊地位受到阿公的宠爱。遗憾的是，由于我在美国长大，虽然听得懂闽南语，却只会讲英式中文——一种中英语混合的洋泾浜，再加上阿公一直到我读高中时，才搬到美国定居，在此之前我们相隔半个地球，因此，虽然我深爱外祖父，但我俩相处一直都很拘谨。

我上大二那年的秋天，阿公去世了。有个周末，父母亲在电话中向我提起阿公的状况很糟，可能撑不下去。一个星期后，他们打电话告诉我阿公过世的消息。

母亲悲痛欲绝，且因罪恶感与悔恨自责而形容憔悴，她认为往后我会经常忆起与这桩死亡有关的烦扰。至于我，在哀悼阿公死去的当时，并不确定该如何应付生命的这段时期，抑或母亲排山倒海般的悲伤。我并未亲眼目睹阿公实际的死亡过程，而且上次拜访时他还活着，这次见到他却已躺进棺木，让我觉得他的死不太真实。葬礼不算太长，但身着黑衣的追悼者的行进行列与我内心的不安，却似乎

永远持续着。

① 语系下面的语言分支。——编

来死气沉沉，令我很诧异。尽管葬仪社费尽心思地打理过，棺木中的阿公看起来仍然像模型一样，仿佛从著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馆中拿来的蜡像。我记忆中的面容与躯体已经不在，甚至他在家族中颇为出名、媲美美国演员杰米·杜兰特的大鼻子，这回也不一样了。现在的阿公鼻翼看起来不那么厚实，甚至稍稍下垂，好像一度雄伟招展的风帆失去了风的支撑。

即使专家用尽所有化妆品与技巧也无法重现阿公的神貌，这个事实更加凸显他确实已经过世，离开了我们的生活。那场葬礼、双亲那通宣告外祖父过世的来电，以及我记忆中母亲哀痛欲绝的模样，是我进入医学院就读之前，对“死亡”最直接的体验。

对于接触死亡，一百七十名医学院同学中，大部分人的经历不比我多，我们真正的初体验将发生在这学期的大体解剖课上。虽然有位同学过去曾在医院停尸间工作，另一位（后来变成严格素食者）在伊利诺伊州的肉品包装工厂待过，但他们是少见的例外。换言之，在开始医学院课程之前的这个夏天，大部分人私底下都为解剖人体感到焦虑不安。

在医学院的迎新周，我终于能与其他同样焦虑不安的人聊起对解剖的恐惧。很快地，解剖课成了交友场合的主要话题。曾在停尸间工作的同学是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我反复猜测着，遗体看起来会是活生生的，还是跟蜡像差不多？我暗自期待他们至少像外祖父的遗体那样不真实，我相信

他们如果越不像活人，就越容易解剖。我们向二年级的医学生打听去年的经验。“穿旧T恤和牛仔裤就好，”在迎新会上他们说道，还不忘记满不在乎地吸一口饮料，“反正到学期末你一定会想丢掉，因为实在太臭了。”我记住他们说的话，脑海中不时回想他们洒脱的样子。什么样的味道会紧紧附着在衣物上？是不是死亡的气味？

自从十五年前初次考虑进入这一行，我便明白自己将用这门专业去帮助别人，大多数同窗也是这么想。我们是个奇特的群体，怀抱理想，且具有得以通过严苛的预科学课程的高度专注力与竞争力。虽然少数人之所以走这一行，求的或许是经济稳定，或是憧憬某种生活方式，但大多数人是为了学习如何拯救生命。

然而，我们当中许多人未曾认清的是：即使拥有这些梦想，从事这一行就得与死亡为伍。相比之下，死亡将比生命更长驻于我们的职业生涯。

从七岁开始，人体解剖就一直令我着迷。当时，我已经想过将来可能会当医生。那时阿公刚被诊断出罹患脑瘤，母亲带我和妹妹回台湾陪他度过那个夏天。诊断、手术，以及切除部分脑组织所导致的神经功能缺损，对外祖父母的晚年生活造成影响。然而，我却被脑神经外科医师安慰外祖母与家属的方式深深吸引。医师是位高大的台湾人，秃发，有一张圆脸与熊掌般厚实的双手，态度谦虚却不失自